



海外华人

◎兰静思 编

上

散文精粹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华人散文精粹/兰静思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4 (2009 年 1 月重印)

ISBN 978-7-5402-0173-9

I. 海... II. 兰... III. 华人-散文-中国-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4489 号

责任编辑: 里 功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43.75 印张 60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全二册)

目 录

卷一 游子情怀

到底哪儿是我的家?	晓 涵(2)
异乡偶拾	衣沙鸥(6)
圣诞礼物	衣沙鸥(8)
凝止的奔马	蓬 草(10)
你留学 我惊梦	吴静吉(13)
予岂好辩哉	黄嘉乐(17)
“拿他后母”	恺 青(23)
旅人泪	芝 楠(28)
骑驴看唱本	毛 弟(32)
纽约杂记	殷志鹏(38)
结	薛 荔(41)
灯	书 农(43)
一生一世	晓 风(46)
十字路口	蒋健飞(52)
周末的惆怅	黎 立(55)
思乡情结	敏 春(58)
有情世界	丘秀玲(60)
母亲的白发	佚 名(62)
异乡人之思	张 让(66)

卷二 飘泊岁月

裁员	安守中(72)
心事	何晓玫(75)
剪刀、胶水、报纸	姜 筑(77)

以球会友	阿 若(79)
不学·学	梁锡华(81)
学着过没有“他”的日子	山 山(85)
麦可	许 甦(88)
骑驴找马	郎 云(95)
南加州偶记	胡明亮(98)
新人笑旧人不笑	高资敏(101)
生日礼	谢素行(103)
今天我要笑	叶有声(107)
旷世女子	明 明(110)
奥城故事	毛琼英(113)
今夜,让我们同看明月	曹 旭(118)
助纣为虐	周古唐(120)
高龄清洁妇	小 河(123)
嗨!	廖硕石(126)
趣谭	张宁静(129)
我有一块地	任 真(133)
跌碎的泪珠	南 加(138)
结婚记	萧泽音(144)
梳头	许 甦(148)
中国人的护照	萧翠霞(151)
热心	桓 来(156)
老爷·新车	汗 荒(158)
风雪八千里	许世旭(161)
天涯情思	乙 柔(163)
打工苦	凝 川(165)
打工不苦	颜春切(167)
在哈佛教室选课	周玉蕊(170)
倘来之财 不富人心	汗 荒(175)
三块三毛五	杨极峰(177)

卷三 异乡婚恋

追逐最美	廖辉英(183)
随缘	周美春(184)
相知相惜	古能豪(186)
小事	杨小云(188)
爱情·爱情	刘晓梅(190)
不惑的四十岁	刘毓玲(191)
亲密	曹又方(193)
秋云多变春梦远	古 艾(195)
婚姻,昏因	逸 平(197)
婚姻的温床	吉 羽(199)
婚姻神话及其它	佚 名(201)
生活平淡中有真味	默 默(204)
一盏灯	琴 涵(206)
快乐自信最重要	秋 月(208)
大陆女留学生爱情观	殷之声(213)
婚姻不进则退	明 芬(217)
爱不必挂在嘴边	钟思嘉(219)
第三条路	水 菱(220)
钥匙与婚礼	梁实秋(222)
夫妇愚谈的二度誓愿	安 礼(227)
“床头打,床尾和”不是良策	圣 提(230)
关于爱	简 宛(232)
为谁而美	晶 莹(234)

卷四 海外亲情

皓齿梦	圆 周(237)
如是我思	叶有声(239)
牵挂	杨小云(242)
快乐光棍联盟	李 捷(244)

单身家长	何 吟(245)
如果不是有爱	吴玲瑶(247)
如何协助低成就的孩子	郑博真(249)
踏脚石	简 贞(252)
失落的原创力	亮 轩(253)
麦当劳的一代	佚 名(255)
什么都可以卖	吴玲瑶(258)
父难	方 杞(259)
童言	易 水(261)
儿童宠物	抒 凡(262)
放你单飞	郑明俐(264)
美国人怎样教小孩	圣 提(266)
取予之间	微 心(269)
也是王国	詹 芜(272)
来吃饭的主人	谢素行(274)
老吾老	老 翁(278)
夕阳无限好	安 言(281)
生机	张 渝(283)
老年人	文 卉(285)
以邻为壑何深	方 闵(288)
房子变钱坑	凯若琳(290)
买屋的准备	佚 名(293)
快乐的笑声	素 妙(295)
岁月的脚步	叶文可(297)
信任	张 健(301)
夜莺与杜鹃	陈苍多(303)

卷五 融入自然

大自然的芳香	殷 颖(307)
树	林觉中(310)
橄榄树	何晓玫(313)

树与树林	喻丽清(315)
方石与芭乐树	粟照雄(318)
花的天空	唐忆宁(322)
秋思	陈碧蓉(324)
花荫下的春天	六 月(325)
生活笔记	陈宁贵(327)
纽约客居偶拾	雨 荷(329)
天光云影共徘徊	郭明福(331)
小镇风光	梁云坡(333)
松林里的小镇	王逢吉(336)
山林情难忘	詹 悟(340)

卷 一

游子情怀

到底哪儿是我的家？

晓 涵

阔别故国五年，总算在去年夏天借着母亲患病的由头向公司告假回国探家。下了飞机，走进依旧熟悉的北京首都机场，不由得一阵冲动：终于回家了！取了行李出去一看，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半个加强排的人来迎接我，一时间激动得话不成句。

回家的路上，家人纷纷指给我看这几年的变化：加宽了的马路、马路旁的大楼、大楼附近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里走出来的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人们穿的摩登时装等等、等等，的确，北京和我走之前大大不一样了。

家人的生活也都有些变化，哥哥换了媳妇，姐姐换了房子，大弟换了工作，小弟换了对象。侄子、外甥在我离家那年，俩人架打得激烈时，裤子还时常掉下来露出半个屁股，如今都成了十一、二岁的半大小伙子，比我还高出半头。还有那么多亲戚和朋友，差不多每个人多少都有些变化，有的发了小财，有的评上了教授，也有的得益于近年来高级化妆品的风行而变得比五年前看上去还年轻了。

几天之后我发现，大家的变化还不止在表面上，言谈举止和观念上的变化更大，变得让我感到陌生和难以适应了。临回去前，我特地挑了几件简单、舒适的衣服随身穿，竟被所有的人斥之为“土得上不了街”；尽管我一再解释这一个月里我不会有机会参加任何宴会，只是坐在家里聊天叙旧，但，仍被勒令脱下据说给他们丢人的球鞋，紧急去商店买了皮鞋，结果我买回的平底皮鞋又被视作“把商店里最土的一双拣来了”。我很讶异大家审美观的变化竟如此之大，而且如此在乎琐碎的小事。后来上街时留心观察，发现不少行人穿着布满花边和搭拉着穗的上衣、身着夜礼服式样裙子的早起上班的妇女骄傲地骑在自行车上、星期天

的早市菜场上高跟鞋们挤在一起，诸如此类。我总算有点儿悟出来了，也许不是别人变了，而是我被美国的衣着方式部份地同化了。或者是他们变了，因为全社会都正处在一个转型和过渡期，一切都还不成熟，故以穿戴取人不伦不类的审美也就不奇怪了。只是我这一个月为了讨得大家的首肯，在衣着上着实苦了自己。

一天，一个亲戚汗流浹背地扛着一只手提包来到家里，大声嚷着说：“这里都是钱，是一个朋友托我和你换六、七万美元。”我差不多怔了有两分钟才喘过气来说：“我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哪有那么多钱，再说即使有钱也不可能全把现金带来。”话还没落音，一屋子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不带钱来怎么做生意？”这次轮到我不解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是回来做买卖的？”又是异口同声且理直气壮：“不做生意回来干什么？从美国来的人都是做生意的！”我能说什么？好在我患病的老妈没听见这话。

又一次，又是一伙在侃大山，又是同样的问题，有绿卡了吗？买房子了吗？我刚想说最近美国的贷款利息相当低，所以我也跟着凑热闹，咬咬牙贷款十几万买了两间公寓房，话还没说出来，一个远房亲戚抢着说：“买了！三十四万美元！小洋楼！带游泳池的！”，我一下被一片羡慕的眼光包围了，却气不得恼不得，又不便当众戳穿。那一整天我都有种同案犯的感觉。

怎么大家都变成这样了呢？“吹牛不上税”这句话固然精辟，可是替我吹（简直是撒谎！）有什么意义呢？和“拥有三十四万美元房子”的我沾亲便也因此而荣耀吗？还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尴尬又来了，在一次顺路搭车回家的途中，车的主人问：您在美国开什么车呀？我不加思索地说：“HONDA CIVIC，两门的，车不大，在路上找停车的地方也容易……，”话没说完就被同车熟人投来的尖利目光吓住。果然，下了车之后好一通数落：“应该说是奔驰！奔驰！”我试图分辨：“可我没有奔驰呀，再说了，美国开奔驰车的人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我还没老到……”“算了，算了，”我的话又被打断，“甭解释了，没看见你刚一提到你只有辆小车的时候人家露出的眼神儿！这年头就是这样，你非得吹，不然人家看不起你。”我顺便提到“洋房、游泳池”之事，告诉他

这事过去好几天了，心里还觉得别扭，人家要是有机会去美国到我家的话，我在别人眼里不是整个成了一个骗子嘛。谁想到他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才夸大了一倍多点儿嘛，这算什么。你可真是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变得越来越木、越来越不开窍了。”

“越来越木”，在北京的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听到这样善意的指责和开导。尽管如此，每天还是有人找上门来：“我这儿有个办电厂的项目，你到美国找贷款，咱们合作。”“我们正计划在某地办乐透奖，还缺资金，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大型游乐园，出奇制胜的新点子，就是钱还差点儿，你看看……”天方夜谭式的狂妄滥炸最后竟使我也膨胀了起来，觉得自己俨然是个人物了，心想既然人人都说回来一趟不容易，劝我别随便回绝人家要求联合“致富”的诚意，那我何不“有枣没枣来它一杆子”，万一真撞上了呢？万一真发了呢？我这一松口，立即有热心的朋友帮我到路边的“名片快速印刷”里印了数百张名片，居然冠我一个美国公司总经理的头衔！这可有点儿玄了，我哪里有作总经理的脑袋！我再飘飘然，这点儿自知还是有的。我一谦虚，自然又招来围攻：“别傻冒了，这年头是个人就是总经理，头衔大了才有人理。”我不服气地甩下一句：干脆把中间的“经”字去掉算了，叫起更响亮！自然，什么买卖也没做成，不几日我便从“热昏的胡话”中清醒过来，明明白白地知道那“发电厂、游乐园”们实在离我太远了。名片便也悄悄扔了，省得日后再压上撒谎的心理负担。

在京月余，时值“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余热尚存，周励和曹桂林给中国人送去了美国“天上掉馅饼”的动人想象，于是隔三岔五就有人提醒我：人家周励能成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你怎么就不想想办法当上个“华盛顿的中国女人”？不就两字之差吗？我只是笑笑。怎么解释？解释了他们相信吗？你说在美国创业、生存如何艰难，那人家二位（好在那时“温哥华的中国女人”尚未风靡起来）怎么钱多得拣不过来呢？

像一切从国外回去的中国学生一样，回国期间少不了成天忙着吃饭、下馆子。家人团圆、朋友相聚，吃饭自然是最主要的形式。还被请，席间总是透露给你几个类似“发电厂”之类的宏伟

计划，这也罢了，听说大部份是花公家的钱。要命的是我常常被迫请我压根不认识也不准备认识的人吃饭，好几次，我被拉进北京最高级的饭店，莫名其妙地为一桌人掏腰包，席上除了一、两个朋友外，大部份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人。饭后还不好意思问，那些人不定是哪位朋友的朋友，我花了钱再得罪了人，岂不是更亏！我琢磨着全桌上的人数我最穷，可是干嘛偏“宰”我？唯一的解释是我从美国来，如果出手大方的话，便为朋友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挣了脸。

唉！真累！北京全变了，变得让我完全不能适应，初来时的激动、亲切已荡然无存。

一个月后，告别了虽然令我沮丧但毕竟也让我想念的亲友们，只身返回美国。开车从华盛顿的达拉斯机场出来的时候，只见满目的茵茵绿草和小白花在晚夏的微风中轻轻摆动，我禁不住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回家了！话出口的霎那我一下子愣住了：到底哪儿是家？我真的糊涂了。

异乡偶拾

衣沙鸥

我们常听到说，美国是一个消费国家，鼓励民众努力消费，以刺激生产。印象是：美国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美国人不但有钱，而且用钱大方，他们根本不计较一件物品的标价，只要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价钱其次。

但生活在美国的人，才知道实情根本不是这样。对的，美国是一个消费国家，鼓励民众消费，但鼓励的手段并不是“愈花得起大钱的才是大爷”，也不是形成一种风气：大家竞争奢华，用花钱如流水来显示豪富。

美国人并不个个都是百万富翁。以奢华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也就是尽靠有限的有钱佬来增加消费，效用并不高，何如令社会大众都参与消费来得切实？

因此美国的促销方式是令消费人省钱，而不是制造大手笔的消费，来产生惊世骇俗的结果。美国绝不会有万元美金的“满汉全席”，相反的，百货公司经常大减价来告诉消费者你“省”了几成，像“Save 20% or 20% Saving”，来刺激顾客购买。

美国社会也就形成这样的风气：以获得廉价的消费为能事，大众不认为省钱是一件引以为羞的事。家庭主妇收集报纸广告印发的减价印花，买日用品或食物时，就用这些减价印花抵价。超级市场也欢迎这类客人，不但欢迎，还发行自己的“双重减价券”，凡持用这种券的人，可以获得原来减价券双倍的减价。

大家养成趁百货公司减价时去采购的习惯，因此尽管是扩张消费，大家还是从“廉”字着眼。而事实上，如果有人以一千元买的劳力士手表，就以为可足炫耀的话，而他人能以八百元买到同样的一只表，那么以一千元买的那人，非但不会被人羡慕，反而被看成傻瓜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会视能花大钱的人为大爷，而给予特殊的崇敬。因为真正的大爷不一定会花大钱，也就是他不会以花

大钱来表现出他是大爷。

“宝士”和“卡特拉克”汽车，并不表示社会地位或财富，那只是个人对汽车的爱好而已，因此开这种汽车的人，并不会被人投以尊敬的眼光。开日产或丰田小汽车，人家也不会轻视，因为有钱的大爷也会开这种车。

社会也不以衣着来分别一般人的阶级，因为奢华并不是表现自我财富手段。

因此许多在美国住久了的人，习染了这样的社会风气，回国后就变得“小气”和“土气”。小气是他不舍得花五千元来吃顿晚饭；“土气”是他在着打扮上，都显得不够华贵时髦。

舍不得五千元吃一顿饭，并不见得是真是小气，只是他已不习惯这种用钱的方式罢了，他不明白能用一千元吃饱却要花五千元道理。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奇怪的是：亚洲国家对于消费，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念。香港社会，先敬罗衣后敬人，自不待言，即使油漆工人都必须有一套像样的西服，否则无法上街。但其他地区，仍以人出手的阔绰来评定一个人的地位，而且钱用得愈是荒谬，愈是能获得喝彩。

尤其是中国大陆，刚刚脱下列宁装的死板蓝衣，“资本主义”的阴魂就立刻复活了。据大陆来客说，北平出现许多豪客，到大饭庄一餐千元而面不改色，这些豪客多半是新崛起的“万元户”。

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圣诞礼物

衣沙鸥

圣诞节前一天的早晨，天空阴沉沉的，飘着毛毛细雨，气温很低，呼出的气都成了一团白雾。街上的车子很拥挤，一辆接着一辆，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走着。还有一天就过节，每个人都想利用最后一天办完所有的事情。

忽然在我前面的第三辆车子，车底冒出很浓的白烟，顷刻间整条街都弥漫着烟。车子全都慢了下来，那部底盘冒烟的车子不得不立刻把车慢慢地停靠在路边。

在我经过那部车子的时候，我看到车门打开，走下了一个貌似东方人的女子。天那么冷，还下着小雨，她用一条丝巾包扎着头发，可是看到她穿着丝袜裸露着的脚，教我冷得不禁心里头发抖。

我从照后镜里看到她弯下身来检查冒烟的地方。

我很想下来帮她，这样一个孤伶伶的东方女子。也许是排气管漏气，也许是引擎燃烧不良，可是，她会知道些什么呢？

但是，我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我要去接我的女友，去市立学院上音乐课，那是不可以迟到的！我还要去买一只火鸡，之后……说不定会有别的人帮她的忙。

从照后镜再望她一眼，并没有任何一辆车子停下来。

转过街角的时候，我几乎已决定转回去帮她的忙，可是另一个我立刻又改变了我的想法。

一路上我的内心一直挣扎冲突着。直到我发现这样一个结论：帮助别人原来是要牺牲自己的。即使不是牺牲自己的全部，也必须是一部份。

那些处处都富有的人，慷慨地拿出所有的一小部份，去帮助别人，其实并不十分可贵。因为那一小部份对那富人而言，几乎等于没有牺牲。

而那些拿出自己仅有的去帮助别人的人，才是有最高贵的情操，因为当他帮助了你，他自己就没有了。

那个圣诞节前下雨的早晨，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爱与分享，也许这才是我最好的圣诞礼物。

凝止的奔马

蓬 草

古老的一座小房子，立在无花也无树的一个庭院里。

把栏栅推开，我是找医生来的，早在一个星期以前，我便开始患上流行性感冒，自己到药房抓药来吃，吞了不少数量的“阿司匹灵”药片之后，结果只是证明自疗无效，病情反越来越严重了，终于还是立下决心，拖着如不发冷、便会发热的身体，蹒跚来到离家不远处的这位医生的诊所，没想到是一幢独立的小楼。

登记员把我引进一个厅子里，大概这也是候诊室吧，“请等候一会，医生还未回呢！”登记员走了，厅子的门关上。

时正寒冬二月，窗外的天色已不大好，厅子内，则更形阴暗。这是法国古老楼房的一个“特色”——即使户外阳光普照，森冷厚实的墙壁，窄长的一扇窗子，实在放不进什么光和热来。我坐在一张年代久远的沙发里，每一次身体的轻微转动便使它发出嘶哑的吱鸣。

我仍穿着大衣，把领子封密了，是因为身体不适而特别畏寒，还是因为房子里实在太阴冷？我试探地把手放在暖气设备的散热器上，竟然是已开了暖气的，那么，在厅子内暗流着的一股寒意，想必就是岁月积存下来的某种“苍凉”吧！

医生仍未回。我放下手中的一本杂志，开始打量客厅墙上挂着的画，有油画，有素描，想是主人的收藏品。又或许是专家的东西，多是二十七世纪初期的作品，画家的名字全属陌生的——我对艺术的认识本来便非常有限。这些画有着一个相同的题材：马，医生一定是一个爱马的人了，我转过身子，背后的墙上也挂了绘着马匹的作品，赫然入目的是一幅水墨奔马图。我暗叫一声：“不是徐悲鸿吗？”趋前仔细再看，画上签署的有“悲鸿”二字，盖了印章，还注明了创作年份——一九四七年。

徐悲鸿曾在法国留学多年，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绘了不少的